



翻译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8902-4

I. ①翻… II. ①中…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②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 世纪—文集 IV. ①I046—53②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8945 号

责任编辑 郭 娟 刘 伟 李玉俐

装帧设计 赵 迪

责任印制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84 千字

开 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7.25 插页 2

版 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902-4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985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
“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项目成果。

写在前面

2010年11月6—7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六十余位与会学者,就“翻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位置及其功能”、“翻译与现当代文学、文化现象”、“翻译与现代文体的建立与发展”、“翻译文学中的文化改写与融通”、“翻译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等问题作了讨论。部分未到会场的学者,也发来了重要论文。

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余篇,其间已编辑成册,本是为与会同仁交流方便,不曾想到要正式出版。但会议结束之后,匆忙编就的集子却引起不少学人关注,在一定范围有了传阅,部分篇章甚至得到了一些好评。集子中的多篇论文也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文艺争鸣》、《翻译史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刊发,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注意。为了更准确地汇集会议成果,并期待为我国翻译文学研究带来更多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决定正式出版该论文集。该论文集的出版,离不开各位与会专家及学院领导的支持,并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目 录

晚清翻译文学研究

20 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翻译家群体论	郭延礼 003
从“冒险”鲁滨孙到“中庸”鲁滨孙	
——林纾译介《鲁滨孙飘流记》的文化改写与融通	李 今 026
家与国的抉择：晚清 Robinson Crusoe 诸译本中的	
伦理困境	崔文东 050
近代西学东渐的起点	赵稀方 077
从“汉文训读”到“东瀛文体”	
——训读、翻译与东亚近世的文体构建	陆 胤 083
《人生颂》在晚清的又一汉译及其意义	罗文军 107

翻译与现当代文学

鲁迅的译介理念及其实践	孙 郁 121
文学翻译如何进入文学革命	
——“Literature”概念的译介与文学革命的发生	李 春 136
无声的“口语”	
——从《古诗今译》透视周作人的白话文理想	张丽华 156
想象域外	
——民初鸳鸯蝴蝶派对西方的译介	胡安定 178

“翻译的政治”

——余家菊译《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笔战的背后 … 胡翠娥 王庆梅 186

“几乎无事的悲剧”

——鲁迅的《死魂灵》翻译和 1935 年《故事新编》的创作 …… 张 芬 201

异域的眼光:《兄弟》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 …………… 郭建玲 231

西诗汉译文化研究

对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 王家新 245

卞之琳与奥登

——翻译的选择与传承 …………… 姚 丹 268

认识 1940 年代“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文献:

穆旦译作佚文两篇…………… 李 怡 280

德诗汉译与现代汉语的诗思型构

——以若干个案与比较视域为中心 …………… 叶 隽 311

胡适的译诗与新诗的发生新论…………… 陈太胜 327

以译代作:早期中国新诗创作的特殊方式 …………… 熊 辉 340

翻译的现代性与历史的可译性

——论胡适白话译诗的社会文化功能 …………… 蒙兴灿 353

王佐良的诗歌翻译观…………… 吴文安 362

翻译文学史及理论研究

《传统与个人才能》在 20 世纪中国的“理论之行”…………… 刘 燕 373

“文本”与“人”的歧途

——“新批评”与八十年代“文学本体论”…………… 黄 平 388

二十世纪翻译活动中的“视界融合”…………… 高云球 401

现代翻译活动的解释文化学特质…………… 王巨川 408

“汉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中的位置

——读李今的《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 刘晓丽 416

附 录：

“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综述 ……… 屠毅力 罗文军 420

晚清翻译文学研究

20 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翻译家群体论

郭延礼(山东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女子虽有娴于诗词或满腹经纶、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留下辉煌业绩者,但由于生活范围和传统思想的限制,毅然走出国门、学习并精通“蟹行”文字者,几乎无有一人。近代之后,随着西学东渐和女子教育的发展,中国渐有女子留学西洋者,如金韵梅(1864—1934)、柯金英(1866—1929)、康爱德(1872—1931)、石美玉(1873—1954)、及稍后的曾宝荪(1894—1978)、郑毓秀(1891—1959)等,但这些留学生多是学习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对文学特别是从事文学翻译并不感兴趣。故在 20 世纪之前,中国女性无从事文学翻译者。有之,自 20 世纪开始。

—

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中国第一位女性翻译家是福建的文学家和诗人薛绍徽。她是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的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的首译者,也是西洋文学的第一位女翻译家。薛绍徽(1866—1911),字秀玉,号男姒,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天资聪慧,年甫六龄,便跟母亲邵氏学画,八岁学诗,进步很快,在闺中时即以工诗擅画播名乡里。所幸的是,这位才女嫁给了一位志同道合、后曾出国留学的陈寿彭(字逸儒)。陈寿彭(1855—?)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1915—1919 年,曾就职清政府邮传部,后任海军部军法司司长。他曾随其兄陈季同(1852—1907)游学英

国、法国,以是通英文、法文。薛绍徽在丈夫的熏陶下,颇喜爱外国文学,夫妻合作,由寿彭口译,绍徽笔录,完成了《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①。

《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具双重的开创意义,它既是中国女性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又是中国人翻译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第一部。《八十日环游记》原为37章,薛绍徽译为37回,1900年由上海经世文社出版,署“[法]房朱力士著、薛绍徽女士译”^②,实则是由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述。

薛绍徽翻译的《八十日环游记》虽然在翻译方式上还属于“林译式”,但小说的翻译水平相当不错。译本忠实于原著。我曾将薛氏译本与原著、今译本对照过,除译文更加精练外,几乎是无瑕可寻。这在随意增删的译述之风盛行的当时尤其难能可贵。倘和稍后梁启超翻译的凡尔纳的另一部小说《十五小豪杰》相比,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八十日环游记》(今译《八十天环游地球》),是凡尔纳系列科幻小说《在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中奇妙的旅行史》中的一种,小说写英国人非利士·福格与其仆人阿荣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故事。途中困难重重,历尽艰险,但终于在最后一秒钟出现在原先约定的、所有打赌者拭目以待的俱乐部里。故事惊险曲折,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悬念迭生,引人入胜。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是其现实性与大胆幻想的结合,他笔下的情景和人物,既有出色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又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他是一位“奇异幻想的巨匠”,有的评论家说凡尔纳是“能想象出半个世纪以至于一个世纪之后才能出现的最惊人的科学成就的预言家”。有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宇航员都受到过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影响。^③

① 需要说明的是,《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不是译自法文本,而是根据桃尔(M. Towel)和邓浮士(N. D. Anvers)的英译本转译的,后者是一个严肃的译本。

② 见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第110页,另上海图书馆所藏此小说,正文页下署“逸儒口译,秀玉笔述”。

③ 前苏联宇宙航行的创始人、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从事宇宙航行理论研究就是受到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环绕月球》(1869)的启示,美国的宇航员弗朗克·鲍曼乘美国阿波罗13号进入太空也受到过《环绕月球》这部小说的鼓舞。

薛绍徽所译的凡尔纳这部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一问世,就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文体系浅显的文言,语言洗练流畅,加之故事情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所以1900年首次出版后就深受读者欢迎。有鉴于市场的需求,1905年上海《时报》馆将小说更名为《寰球旅行记》在该报刊载(1905年12月20日至1906年1月28日),1906年上海小说林社和有正书局又分别将此书推出,题名同《时报》。短短数年间,该书转载、再版多次,由此不难看出这部翻译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了。

《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也表现了一种本土化的倾向。小说中人物姓名的翻译大多还是中国化的名字,如将小说主人公的男仆 Passe Partout(意为“路路通”)译为“阿荣”,印度女子 Aouda(艾娥达),译为“阿黛”,这些名字显然载荷着译入语中某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

在《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是译文中加了若干注释,用双行小字置于正文下。这里为排印方便起见,我将文本中注释放在括号内,以示区别。如小说第一回开头: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壬申),有非利士(名)福格(姓)者,居于摆林塘花园(原文,此处省略,下均同)沙非尔路(在伦敦城内)第七号门牌。是屋,乃一千八百十四年(嘉庆甲戌)许儿母利登(福格先代祖父之名)所遗。许儿母利登,为当时新党名人之一,常自逊抑,以避吸力之大,而时望所归,有识者咸敬仰之,诚浊世一守礼君子也。

译者加注的用意显然是为读者解难释疑,有助于不熟悉西方文化的受众阅读。至于在公历后加注清朝皇帝纪年,那也是将译入语文本土化的一种符码形态。以上情况,在近代文学翻译中也并非仅见。

《八十日环游记》翻译的成功,给这位才女增添了译书的勇气,在丈夫陈寿彭的帮助下,她开始大规模的译书活动。陈寿彭为她写的《传略》云:“嗣从寿彭游上海、宁波、广东,以译书卖画佐生计,炊烟一

缕,视笔墨为断续。”^①

薛绍徽另译有英国女小说家厄冷的《双线记》(*A Double Thread*,又题《淡红金刚钻》),上海中外日报馆1903年印行。小说标为“爱情小说”,24回,分订为3册。作者署“英儒厄冷”^②,译者署“逸儒口译,秀玉笔述”。她还与陈寿彭合作编译《外国列女传》7卷^③,《格致正规》10卷。

二

中国女性进入翻译文学领域,薛绍徽开其先声,随之在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形成了一个女性文学翻译家群体。这个女性文学翻译家群体有多少译者,目前还很难作精确的统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译者多是新式学堂(或国外留学)的教师和学生,在当时知名度很低,今天已难判其性别归属;二是署名虽系“某某女士”,但其中有若干可能是男性的“假借”^④,并不一定就是女性。而排除其为“假借”、敢于认定确系女性者又需要充分的史料根据。基于以上两种原因,有一些女性译者,由于我们尚不了解其生平,便只能割爱了。据我

① 《福建女诗人传》,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22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09页。

② 英儒厄冷,实为英国19世纪的女小说家和女诗人Ellen Thorneycroft Fowler(1860—1929),《双线记》是她的成名作之一。作者系女性,陈彭寿夫妇署为“英儒”,说明他们对这位作者的性别、生平并不了解。

③ 南京金陵江楚编译总局1906年印行。三乘槎客(陈季同)为其题封面。

④ 近代文坛有一种怪现象:男性作家发表著译作品时,故意署“某某女士”的名字。周作人早年发表翻译作品时署“碧罗女士”,已是人所共知。此外,陈渊(1885—1907),即参加皖浙起义的陈伯平(字墨峰,又字伯平),他发表《女英雄独立传》时署名挽澜女士;日本留学生罗普(字孝高,号披发生),他发表《东欧女豪杰》时署名羽衣女士,后者连研究近代文学的著名专家阿英都未识破其假相。再如早年留日的张肇桐(字叶侯,号铁欧,江苏无锡人)写《自由结婚》时,曾署名震旦女士。香港《有所谓报》的主编陈树人(1883—1948,广东番禺人)发表文章署名美魂女士。近代著名小说家顾明道(1897—1944)发表小说时署名梅倩女士。南社诗人柳亚子在《女子世界》发表文章,署“松江女子潘小潢”等等。这说明冠“某某女士”者并不一定全是女性,需要下一番识别功夫,即必须排除其为男性的“假借”者。而这种情况,如是知名度不高的男性作家便很难识别。这便使一般女性而署名“某某女士”者,因无法证明她确是女性而只能割爱。类此情况在近代女性翻译文学研究中并非个别现象。

目前的资料统计,这个群体大约有 20 人^①,她们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留学生,如汤红绂、陈信芳、薛琪瑛、吴弱男、张昭汉(1884—1965)、沈性仁(1896—1943)、刘韵琴(1883—1945);二是虽尚未发现其留学经历,但肯定受过新式教育(包括教会学校肄业者),如陈鸿璧、黄静英、杨季威、凤仙女史、毛秀英、陈翠娜(1902—1968)等。尽管这个女性翻译家群人数不多,但它的出现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不仅开创了女性参与翻译文学活动的先河,刷新了中国翻译文学史无女性介入的记录,而且也显示了女性翻译文学的实绩,为“五四”后女性翻译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 20 世纪初的女性翻译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活动于第一个十年的陈鸿璧。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开中国女性文学翻译先声的薛绍徽的翻译还是“林译式”(即还没有离开男性的帮助)的;此后三五年,陈鸿璧登上译坛,则标志着女性文学翻译进入了一个独立的阶段。

陈鸿璧(1884—1966),原名陈碧珍,广东新会人。少年时代曾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瑟西童女校。1907 年,她曾在上海女子中学和育贤女学校教英语,又担任过上海神州女学校校长。

大约在 20 世纪初,即 1905 年前后,她开始介入文学翻译活动。这从 1906 年上海小说林社以“小说林丛书”的名义出版她翻译的历史小说《苏格兰独立记》(上册)便可以寻求其活动线索。

陈鸿璧一开始步入翻译文学殿堂便受到近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徐念慈(1875—1908)的青睐。徐氏是上海小说林(出版)社的发起人之一,并任编辑主任,他较早注意陈鸿璧的翻译活动并给予支持。1907 年,作为近代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小说林》创刊,徐念慈对陈鸿璧的翻译就颇为青目,或润色、或评点、或推荐发表,大大地扩大了陈鸿璧翻译活

① 朱静在《清末民初外国文学翻译的女译者研究》(刊《国外文学》2007 年第 3 期)中说中国本土女译者有 26 人。但该文所举出的本土译者只有 9 人:即秋瑾、张默君、陈鸿璧、吴弱男、薛绍徽、裘毓芳、凤仙女史、高君珊、郑中华,但她的统计时段是 1898 至 1922 年,其下限比我的下限“五四”运动延长了三四年。另,朱静文中所指出的本土译者秋瑾和裘毓芳,二人均非文学翻译家。秋瑾只译过医学著作《看护学教程》,后者裘毓芳的《海国妙喻》并不是翻译,而是将张赤山《海国妙喻》中的译文,由文言改成白话。详见拙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修订本),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3—164 页。

动的影响,使她成为当时译坛上最活跃的女译者。这一切与徐念慈的关注与支持当有很大的关系。

陈鸿璧翻译的作品大多刊登在《小说林》杂志上,如她译的英国佳汉的科幻小说《电冠》,法国加宝尔奥(Emile Gaboriau, 1832—1872)的侦探小说《第一百十三案》和佚名的历史小说《苏格兰独立记》,均刊登于《小说林》第1—12期,还有些译作,由小说林社和广智书局出版。陈鸿璧译过外国小说8部,是当时的女译者中翻译最多的一位,其中有两部系与张默君(即张昭汉)合译,即美国白乃杰的奇情小说《盗面》(1911年7月由广智书局、群益书局、千顷堂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英国查克的小说《斐乃杰奇案之一》(1911年广智书局出版)。

由如上简略的叙述,不难看出,陈鸿璧在20世纪初的译坛上确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女翻译家。

陈鸿璧翻译的作品,特别是几部长篇小说,如科幻小说《电冠》、侦探小说《第一百十三案》、历史小说《苏格兰独立记》,用浅近的文言作译入语,不仅语言洗练、流美,较忠实于原文,而且在艺术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一是译文重视环境描写。环境,是文学作品人物生活和事件发生的空间,也是构成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代翻译文学作品中,往往将西方小说中大段大段的环境描写(特别是自然环境和静态的心理描写)视为“累赘”或不符合本土受众的欣赏习惯而删去,亦有将千余字的环境描写缩写成几句话的。在这方面陈鸿璧颇忠实于原著。比如《第一百十三案》,小说第一章的开头,银行周围的环境描写:

傅安德银行者,在巴黎柏鲁芬士路八十七号,层楼高耸,书记成群,不知者或疑为政务所也。楼下窗牖,皆护以坚粗铁栏,以防宵小。门前有弧形顶廊,有大玻璃门一扇,通至前厅。仆从三五辈,常立于此以候命。右手为公事室,有一狭道,可由此通至会计长之事务室。左手为书记及司簿者之办公所。顶廊之末处,有一盖玻璃小庭。庭中有门七八扇,通至他室,日常紧闭。惟于盛忙时,始一开之。行主傅安德之私室,乃在上层总公事房之上。由此

有门,通至其私宅。另有一黑而狭之扶梯,通至楼下会计长之室。此室坚固异常,无论盗贼如何诡狡,即围而攻之,亦难即入。门壁皆以厚铁为之。火炉前有铁栏,有一大铁库,钉于墙内,坚大非常。使贫人见之,知积多金,罕有不动心者。库高六尺,阔四尺半,全以熟铁为之,分三面,另分数格,以防祝融氏之劫。库上钥匙,形式小而巧,然无足轻重。钥机处有活动之网钮,上刻二十六字母,此为全键之要也。盖无论何人欲开铁库,须先以一定之字母,扣于钮上,然后以匙开之,方能启。傅君之库,则以五字母为暗号,此五字又不时更换。知此五字者,惟傅君及会计长而已。二人各有一匙。似此稳妥,虽置天下之至宝于其中,亦可高枕无忧矣。所可惧者,此五字之暗号,为人所知耳。

这样坚固的铁库,只有银行主人傅安德和会计长毕柏鲁两人知道开锁的密码并掌管钥匙,应当是万无一失了吧!可是会计长昨天晚上自法国银行取回的30万法郎,一夜之间却不翼而飞,且银行铁库的钥机处毫无破坏的痕迹,至此读者一定要问:30万法郎的盗窃者是谁?是掌管钥匙人中的二者之一,还是第三者?倘是第三者,他又是如何进入铁库的?这一连串的疑问,给读者留下了耐人思索的悬念。而这些悬念的产生正是基于译文开头部分的环境描写。

第二,译者擅长心理描写,《第一百十三案》写傅安德与毕柏鲁的对话,将30万法郎被盗后二人之心理和盘托出。徐念慈于此点评曰:“傅安德对书记长(应为会计长)之语,其句法则委屈仁厚,其精神则奕奕如生。此等动人性情之语,于家庭教育小说中尤不多见,不意于侦探小说中遇之。是书之所以为杰作也。”^①日本学者中村忠行也指出:《第一百十三案》的译文,“可算是在此之前中译的侦探小说作品中,属于最擅于心理描写的作品。”再如,《电冠》第二章,写蔡礼和与科学家高德士的交谈,其中也不乏出色的心理描写。

第三,翻译文本的结构艺术也与中国古典小说有异。小说中的叙事者已隐藏在幕后,“故事叙述中场景的转换不靠叙述者的明确提示,

① 《第一百十三案·第一章·觉我赘语》,刊《小说林》第1期,第13页。